

星期文库

诗境漫谈之三

细味「诗寻无树人家宿」

师卫华

明叶子奇《宿白羊湖》诗云:“客思官程意转迷,湘江南去草萋萋。待寻无树人家宿,免得中宵谢豹啼。”作者在元朝末年和刘基、宋濂并称为浙西著名学者,此诗作于赴任巴陵主簿途中欲歇宿于白羊湖之时,叙写羁旅客思,构思奇巧,心思绵密,饶有风致。

首联抒发客思离愁,情景互见(汉《招隐士》诗:“王孙游兮不归,春草生兮萋萋。”)后以“草萋萋”喻惹人离愁之景,不难索解。尾联有个不太常见的典故“谢豹啼”,在此略作解说。

据旧题春秋师旷《禽经》曰:“鶡周,子规也,啼必北向。江介曰子规。”晋张华注:“啼苦则倒悬于树,自呼曰谢豹。”可见“谢豹”即子规,通常也称杜鹃、杜宇。

“谢豹”即子规鸟之说,还有相关记载。唐刘焯《树萱录》曰:“昔人有饮于锦城谢氏,其女窥而悦之。其人闻子规啼,心动,即谢去。女恨甚,后闻子规啼则怔忡若豹鸣,使侍女以竹枝驱之曰:‘豹!汝尚敢至此啼乎?’故名子规为谢豹。”谢姓女子对偶来家中宴饮的男子心生爱慕,后来这个人听到子规啼叫,内心触动,告辞离去。谢姓女子迁怒于子规,闻其声似豹啼,遂令侍女驱赶此鸟。子规因此有别称“谢豹”。

唐顾况《送大理张卿》诗云:“春色依依伤解携,月卿今夜泊隋堤。白沙洲上江蓠长,绿树村边谢豹啼。迁客比来无倚仗,故人相去隔云泥。越禽唯有南枝分,目送孤鸿飞向西。”用到典故“谢豹啼”。由于子规鸣叫声仿佛人言“不如归去”,故诗文中每每以闻子规声暗示思归之情。宴饮于谢家之客“闻子规啼,心动,即谢去”正是此理。

不过,“待寻无树人家宿,免得中宵谢豹啼”虽写闻鹃啼而思归之常情,构思上却是另出机杼,得反复玩味。诗人特意寻无树处投宿,免得树上子规夜啼,惹动思乡之情,此层意思乃见于文字表面者;而另有更深层含意,需进一步思考方可领悟。

杜甫《月夜》诗云:“今夜鄜州月,闺中只独看。遥怜小儿女,未解忆长安。香雾云鬟湿,清辉玉臂寒。何时倚虚幌,双照泪痕干。”前人评此诗“句中藏句”“字外见意”,如“何时倚虚幌,双照泪痕干”即以他日“双照”“泪痕干”之期盼,折射今夜杜甫和妻子对月之“独看”、泪痕之不干。

《宿白羊湖》尾联心思婉曲,也体现于“句中藏句”“字外见意”。诗人为何顾虑夜间有子规啼叫,这是否暗示白天已听够了“绿树村边谢豹啼”,途中被“不如归去”之语引得“客思”难耐而“意转迷”了?这层深意作者虽未明说,但依据阅读和生活经验用心体会,我们应该能够领悟到。

锻炼哪儿能年轻

邓刚

他们躺在医院病床上,双腿肿痛,日夜难忍。医生说是膝盖中间的“软垫”磨漏了,还长了骨刺。还有人过度锻炼,导致膝盖没了润滑油,只能靠注射药水润滑。

俗话说“人老先老腿”,我觉得过度锻炼可能让腿老得更快。其实,腿老不可怕,走不了远路就走近路。哪怕只能从寝室到卫生间、从客厅到厨房,也该高兴——至少还能自理。

别光盯着自己的脸是否年轻、腿是否有力,关键得看脑袋是否年轻。人老了,最该关注的是脑袋。人们常说的“心理年轻”,其实就是脑袋年轻。我个人觉得,脑袋的衰老比身体的衰老更可怕。

脑袋衰老的初期表现是“忘事儿”——比如从这个屋走到那个屋,愣在屋里忘了要干什么;或是说话“断句”,尤其是提到人名、地名或日期时,突然卡壳。不过我觉得,只要没严重到影响生活,这种衰老算正常,可以泰然处之。

但要是“人老先老嘴”,那就麻烦了。如果出现了这两种症状要注意了:一是本来挺文静的人,渐渐变成“碎嘴子”,从早到晚唠叨个不停,抱怨这抱怨那,总觉得自己最正确,张口闭

口就讲自己一辈子的功劳或苦劳。二是打电话没完没了,人们戏称“煲电话粥”。你不接电话吧,他会生气;接吧,又得听他唠叨,简直要命。

我认定,脑袋年轻才能延长寿命,所以到了晚年,一定要保持思维活跃,也就是锻炼脑袋。锻炼脑袋的方法是多参加活动、多看书、寻找生活中的趣味。倘若你喜欢独处,那就培养些爱好,让脑袋不孤寂。脑袋孤寂就等于停止锻炼——身体缺乏锻炼会四肢僵硬,脑袋缺乏锻炼也会“僵化”,一旦脑袋僵化,那真就没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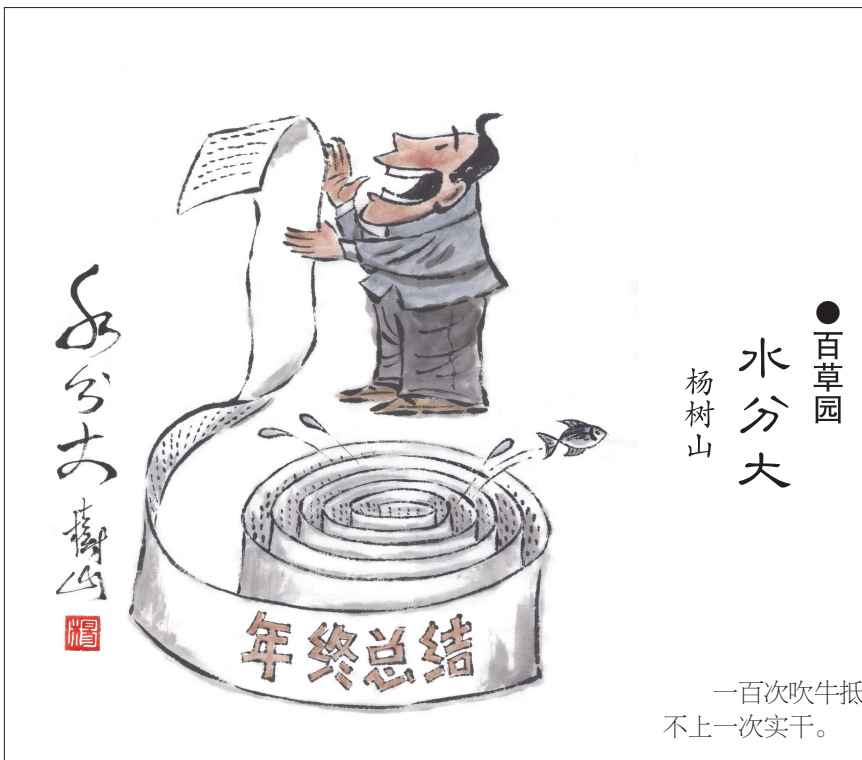
有些人看脸面还真没怎么老,但接触久了,你就会觉得他老得不能再老了,甚至觉得他像痴呆、像傻子、像木头。对身体衰老的人,人们一般会同情和可怜;但对脑袋衰老的人,大家只会躲避,并认定这个人“完了”——脸面再光滑又有啥用!

人老了容易走两个极端:要么萎靡不振,要么激动亢奋。如果你因思索而激动,那是好事。有一次,我和年轻人辩论某个话题,争得“脸红脖子粗”。年轻人半幽默半嗔怪地说:“你怎么激动得比我年龄还小!”

我愣了一下,陡然心里乐开了花——这句话简直是对我的最高奖赏!

妻子却对我不满,说:“你这么激动,血管都要崩了!”

我说:“我这是故意激动一下,就像大海必须涌起浪花。如果我都不会激动了,活着还有什么意思!”



●百草园
水分大
杨树山
一百次吹牛抵不上一次实干。

春入西湖

杨应和

机拍下精彩的场景。

“水是眼波横,山是眉峰聚”。从湖心望去,环拥西湖的吴山、玉皇山、南屏山、夕照山、宝石山等山峰,与西湖相映成趣。苏轼当年将西湖比作西子,那一句“山色空蒙”,至今仍是所有湖光山色中最熨帖的注脚,也令后来者难以企及。

西湖的春色,总让行走其间的人,

脚步与心绪一同轻缓下来。我立于湖岸,任凭这尚带料峭的春风拂过脸颊,感受着这水光山色间的宁静与灵动,而思绪,也自然而然地飘向了历史的深处。我不禁想,千百年前,那些或失意、或放达的文人墨客,他们独自面对这片湖水时,是否也曾将心事交付给西湖,获得一丝的释然?

收回思绪,我将目光再次落回早春西湖时,忽然觉得,这湖水更像一面温润的时光之镜。千百年来,无论是失意的苏轼,还是匆匆的你我,都能够在此获得片刻的安宁,而这正是西湖赠予我们最温柔也是最恒久的礼物。

在一些场合朋友们相见,经常听到张三夸李四:“哎呀,你还是那么年轻呀!”我认真看被夸的李四,老得不像个样子。然后又听到李四夸张三:“你比我更年轻呀!……”我再看张三,也老得不像个样子。

于是,每当文友们相聚之时,只要有人夸我年轻,我就知道这是人家说安慰话,于是“哈哈哈哈哈”。对方看我笑得不太正常,就加重语气说:“你确实年轻,这么多年了,一点也没变!”我就更加“哈哈哈哈哈”,说“当然没变了,我还是个男的”。

然而,你不能不承认,有些人真是越活越年轻,容颜多年不变,精神抖擞。我的文友作家李铁,年过六旬,形象却像个小伙子。第一次在会议上见到他,我还以为他是爱好文学的小青年。他旅游时去60岁免半票的景区,常被管理人员拦住,反复检查身份证,怀疑他的年龄是假的。我笑道:“看来长得年轻也是个麻烦呀!”很多人问他青春再现的保养秘方,他总是瞪大眼睛,一脸尴尬:“哪有什么保养的秘方呀!……”

后来我断定,他就是天生的年轻,老天爷给了他年轻的基因。如果没有这基因,再怎么折腾都难显年轻。为此我有些沮丧,因为我二十来岁时,人们都说我像三四十岁。可到了四五十岁,大家反而说我像三十出头,这才觉得“亏本”变“赚了”。

不过,很多人相信保持年轻面容是锻炼和保养的结果,所以苦练各种运动。每天早晨我到公园里散步,就会看到一些人奔跑、跳舞、打拳,甚至用身体和脑袋撞树。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头,竟然能练高难度动作“蛤蟆蹦”。这绝对是高难度动作——手脚着地,四肢伏在地面,活像田野里的蛤蟆。接着,他像蛤蟆那样一跃而起,蹦向前面。这位老头真厉害,能连续蹦跳多个回合,蹦出十数米远,引得路人纷纷喝彩。

大家都敬佩这个老头,他为此很自豪,越蹦越欢,蹦了很长时间。突然有一天,老头就不来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他再次出现,却两腿蹒跚,一脸虚弱。不用说学“蛤蟆蹦”,就连正常走路都困难。大家万分惊讶:如此高超的锻炼水平,竟落得这般模样。老头说,这与锻炼无关,是肚子里某个地方病了,刚动完手术。我不敢下结论,但隐约觉得,过度锻炼未必科学。

因为我发现公园里一些激烈跳舞和跑步的人,渐渐消失了。细问才知,

立春了。尽管余寒犹厉,冻风时作,拥吟袖,暮鞭寒。

江南春早。杭州西湖的苏堤,土膏微润,两岸高大的柳树枝条形容枯槁,将舒未舒,抬头细看,却发现,鹅黄色的苞芽密密麻麻地布满枝条。不多日,泮寒睍暖,垂柳将浩浩荡荡地绿满人间。

西湖的水,很是清澈。一对对鸳鸯在湖中追逐嬉戏着,时而潜入水中,矫健的身姿宛如一道道快速的闪电,掀得湖面波光粼粼,时而优哉游哉地在湖面上亲密无间地交颈而鸣。这些精灵给西湖增添无限生机和活力,吸引了许多游客停下脚步,纷纷举起手